

推开春天的门(组诗)

□ 商泽军

推开春天的门

对春天不能鲁莽
最好是轻轻地
在春的门楣前
你想到的是敲呢
还是推?
我是一个现代的诗人
不是生活在唐朝
更不是那个叫贾岛的诗人
为了“推”
和“敲”
顶撞了韩愈的官轿
差点儿
被负责保卫的便衣抓去
我轻轻地
把春天的门推开一条缝儿
那里面就有鸟的声音
滑翔而来
我看着鸟儿
鸟儿在树上看着蜜蜂
它们比照看蜜蜂
从一朵花向另一朵花上
滑翔

那里面有小溪的欢闹
它们争着要
洗人的眼睛和大脑
它们说
冬天的灰尘
在人脑的房间里
布下了厚厚的尘土
流水不到
尘土照例不会跑掉

把春天的门再打大一点儿
我感到
春的气息拥抱着我
就如一个渴望抚慰的孩子
把我拥得喘不过气来
但热烈、亲昵
我感到作为一个诗人
在春的怀抱中
是最值得自豪的!
我想起了贾岛
他推的是一个寺的门
还是在夜里
我推的是春天的门
是一个天真烂漫孩子的门
他早就想到人间来
和诗人亲热
然后把诗人抛开
她还要到乡村去
到城里去
她的爱不属于哪个人
哪个动植物
哪个小猫和哪个飞鸟儿
也不是属于

哪朵花儿和哪段流水
春天是属于这个季节的
属于这个季节的
每个星辰
白天和黑夜
她属于在路上行走的马蹄
和马蹄下的花香
她属于流水
和流水身上佩戴的铃铛

我把春天的门推开了
诗人说
余下的阳光
我要跟着春
在她的身后
做她的文字秘书
替她记录
她走过的足迹

推开春天的门
我从春天走来,春天
和我曾穿过的军装一样绿
春天的花朵
和人心一样红……

弟弟和春天一起来了

在满树杏花
和梨花
以及满地的油菜花
盛开的时候
在田野里的麦子
返青之后
又绿葱葱的时候
春天已经来了
弟弟也来了

弟弟是从地球的那一边来的
(有学问的人把那边叫做大洋彼岸)
他说光飞机就坐了16个小时
弟弟在美国
在一个叫密苏里州的城市
他说那个城市170万人口
我说比我居住的北京城小多了
但比我家乡聊城可大
他说密苏里州
有很多大树、湖泊
还有很多鹿,水很好喝
我说我的家乡聊城
是中国长江以北的第一水城
鲁西的黄牛比密苏里州的鹿还多

弟弟住在我家
他说家里做的土豆烧牛肉真好吃
小米粥他能吃三碗
他还说烤鸭好吃
火烧夹驴肉也好吃
让他吃木瓜时
他说木瓜是个好东西

让吃山珠(一种水果)
他说山珠是好东西

弟弟在美国
做珠宝生意
其实都是些石头
包括玛瑙、翡翠和一些叫玉的石头
弟弟说
这些中国石头很坚硬
很有个性
也很美丽
不光美国的女人喜欢
美国的男人也十分着迷
弟弟说
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石头
和石头里的文化
很有意义

在挂满枝头的杏子
酸倒牙的时候
在麦穗
泛黄的时候
弟弟备足了
发往美国的货物
(也就是石头)
他说
他要回美国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
他拿出一块白底泛黄的石头
那黄色
就是熟杏的黄色
和麦穗的黄色
他递给我说
你留这块儿吧,哥哥
我拿在手里看了许久
许久
我说
玉是个好东西
弟弟也说……

衡量春天的几种方式

春天来了
我想变换一下方式看待它
先找一把尺子
量它的胸围
量它的身高
量它的臀围,看一看
经过一个冬季
它的脂肪有没有增加

春天来了
我想变换一下方式看待它
找一个测试颜色的机器
看它的黄色是否超标
绿色是否达标
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红色被亮黄牌
说它的花朵大红

用的颜料太挥霍

怎么办呢
找一个标准
是呀
世界通行的标准太难
怎样量出
怎样称出
春的流水和声音
怎样量出
怎样称出
鸟儿的叫声
还有炊烟的浓度

你只有放弃
你只有回归到
原始的
对待春天的态度

春天
是小学生作文上的万紫千红
和老师的批语
此形容词不够新鲜
也只能这样
因为
春天没有自己的标准
它不知不觉
又迈进夏天
唉,春天呀
春天……

我的村庄

那是履历表中的一项
但写不出的
是风声与鸟鸣
只是那么几个字
一辈子
却也走不出她的掌心

你是一粒种子
她为你提供了
最初的受孕
你是编成串的玉米
永远
挂在她庭院的
屋檐下,或窗前

走吧
在有月光的夜晚
你先着脚丫
正踩着尘土
与浓雾
向着故乡的方向
慢慢地移动
像土里的锄头
像犁铧,翻出新土
我的村庄在远方
每当站在城市的高处张望
眼睛便开始模糊……

晨曲

李仕兵 摄

六月颂

□ 何英龙

六月的天很蓝
六月的地最绿
六月的白云怡然自得
六月的微风情丝万缕

六月的骄阳如火如荼
六月的鲜花芬芳暗度
最美不过六月的工地呀
蕴育着盎然生机

飘扬的红旗
是驿动的风景
挥舞的臂膀
描绘着诗情画意

机械轰鸣
奏响和谐的旋律
号角嘹亮
演绎民族的传奇

青春似火
释放出五彩的斑斓
热血沸腾
谱写着生命的真谛

啊!美丽的六月
你用一片丹心
将自己的躯体点燃
在天地间永远矗立

作者单位:十九局集团四公司

南方思语

□ 陈勇

红豆生南国,此处最相思。为寻求红豆的踪影,开始出发。

桥是起点,流水告诉我,走过桥就是向南的行程。南方很远,远到南极;南方很近,近在地图。一旦迈过了桥,向南的路就已经起程。

南方有树,听说结果即为红豆;红豆有痕,听说是相思的血。虽常驻于南方,但却从未见过红豆何状。可能见红豆,也讲究个缘分吧。南方的山很高,一山高过一山;南方的江很多,一条宽过一条。想必南方就是由江和山组成的,南方的人天生富有温柔和憨厚的品质。南方的人,却没见过红豆。可能,红豆应该生在更南的地方,在古人所说的南国吧!不然,南方怎不见相思的红豆呢?

春天的水还很静怡,夹杂着花瓣的细流平平静静地流淌着,即使是经过大桥,它们依然是静默地流着,仅留下几片散落的花瓣,却丝毫没有打扰桥的想法。桥显得有些羞涩,调皮地将粗壮的腿伸入水的怀抱,总希望水能将它带到远方旅行。

行者在山青水绿的春天,走过了桥,迈出了向南的第一步。虽然,不知南方的南方有多么遥远,但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夕阳西下,寒露上来,翻过山的行者两眼黑黑,繁天的星星似农家的房舍,密密地点缀在银河的两边,天上人间,可能远于银河的距离。南方真的很远,至少相当于星星之间的距离,虽然看着极近,但那距离却无法逾越。

黑暗让人向往光明,黑暗让人沉静思考,黑暗是心灵的苦海,走在黑暗的夜空,斗转星移,天地混沌,智者陷入愚钝,庸者反倒明亮。

天尽头的一抹亮痕可否是在昭示黎明的到来,那五颜六色的光将远方天际的一角染亮,在遥远的东方,可能太阳即将冉冉升起。喜欢阳光,在阳光下行走,人就像春天的小草,一切欣欣向荣起来,精力四射,光彩照人,路在脚下不再是艰难,而是跨越的快乐。未经历黑暗,不知

道黎明来得困苦;没沐浴阳光,不知道春天的惬意。人只有经过一些体验,才能真正地感知自然和生活。

无桥的江水阻断了大山,沟壑难通,苦行的人焦急万分,而此时天已渐黑。为什么,上天不能让行者歇息。上天无怜之心,一切的困难得靠行者自己解决,无桥的江呀!得涉水而过,风险虽大,但不过却只有回头。困难击不倒勇敢,好运总是伴着前行的人,不管江水滔滔,路其实就在江中,你看!那不是有一叶小舟迎着江滔划来么。柳暗花明,天下没有涉不过的河,更没有翻不过的山,当人的精神战胜困难之时,困难便早已逃之夭夭。

桃花开了,红的、粉的点缀着青山,风吹过,携带走片片的花瓣飞舞,花儿就在风中占据了青山,将花粉和花香醉在心间。花儿是多情的,灿烂的,是诱人心智的,桃花的淡香让人感知春天的明媚。如果没有这些花儿,这春天还算是春天吗?其实春天永远是春天,估计并不因桃花的缺失而演变为冬天,只是桃花年年都开,所以人们就习惯了有桃花的春天。

不平凡的5月已经成为过去,初夏的6月即将到来,不知道现在的季节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春天像是暮冬,而初夏倒像是春天。季节的变化可能已经迟缓,人的心智和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也会错位和缺失,对对错错,错错对对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一些记录,一些体验,一些可能即将发生的过往,如果生命的旅途依然是那样的空白,那样空白地书写,那人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春天的桥依然未变,还是那样刚毅地站在群山的峡谷中,桥下的水仍然是那样静默地流,不知平静的水面,是否暗藏着波涛汹涌。

南方依然是南方,南方是温暖的,短暂的寒流抵挡不住夏的脚步。居住在南方,喜欢南方,而南国的相思红豆,定也早晚回红……

作者单位:二十四局集团新余公司

“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 孙曙光

没有病倒的母亲不是这样的,勤快、干净而且心灵手巧。从我记事起,家如果是棵大树,母亲就是那枝繁叶茂的树冠,不仅给我们挡风挡雨,而且让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记忆里的父亲却是个甩手大掌柜,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大大小小操心的事情,都似乎与父亲无关。直到我们兄妹都成家立业,离开那棵大树,父亲依然悠闲自在地生活。母亲的忽然病倒,那棵大树倏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父亲如蛻变似的严肃,不容商量

地告诫我们:“你们都忙个人的工作去吧,这个家还有爸爸,你们的妈妈哪儿也不去,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任我们怎样地不放心,最终也没动劝父亲,只好经常地回家看看。

像一场接力比赛,母亲把没完成的路交给父亲,自从他接过生活的接力棒,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父亲慢慢学会了炒菜、做饭,手擀面、小蒸饺、水煮鱼……花样不断翻新,而且脾气十分好,对母亲纵容得不像样子,连我们都觉得母亲有

点过分。用父亲的话说这是他欠母亲的,母亲是为了这个家而累垮的,他有责任让母亲重新站起来。

每每听到那首老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泪水就禁不住潮湿了眼底,我那相濡以沫的父母,一生都不言爱,但无时无刻都在感受着爱的真谛。

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被需要,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如我相依为命的父母。

守望

刘民主 摄

